

資治通鑑

後唐紀二
後唐紀三

第一百三十八冊

205
126
50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六	二 六 六	別 函 架	正 史 類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一 三 六	七	一 五 一	五 九 六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二 三 函	五 九 六 五	漢
七 架	一 三 六 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5
冊 數	136 (126)
函 號	283

不許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二 起開逢君灘盡旃蒙作
邕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李存

審奏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

軍字宏刪

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後唐紀二 莊宗

一

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

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

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

座相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

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為

便錢言借貸以使用也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

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

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

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

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

入浴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浴懼移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

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李繼曠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

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

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

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曠中書令遣還曠魚還從宣翻

又如字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

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畜則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

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

舊史本紀中上有兼字世襲傳及紀事本末同

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後諸藩鎮乘變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繼曠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

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

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

可辨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與唐尹王正言操

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

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崇韜乃

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

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

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

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上遣皇弟存渥皇子

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

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

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
 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
 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太后至庚
 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
 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
 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凡赦文
 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
 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
 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
 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
 外賕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
 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

家藏之私室耳

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

之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
 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州縣上供者

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

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

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

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

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

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子繼

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于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

綱目下助
作賜紀事
本末同

始怨恨有離心矣為後諸軍離叛張本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推古岳翻解戶

買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權鹽使 辛巳進岐王

爵為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

陸本辛巳上有二月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

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

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 仍不名

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甸使掌甸三

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

郭崇韜見上卷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

陸本辛巳上有二月
二字王
鳴盛商權
昭宗本紀
景福二年
十一月茂
貞由岐王
進封秦王
至此已三
十餘年矣

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為誤而強改之

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

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摧抑

欲制之不能嬖甲義翻又必官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

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

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謀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

世耳譜博古翻藉錄也謀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

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

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後唐紀二 莊宗

流所嗤嗤丑之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

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

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

先悉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

薦翻夫人伊氏次魏國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為表

夫人劉氏耳太后素惡劉夫人建豐所得內之太

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崇韜亦屢

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公若請立

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

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

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郭崇韜以

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崇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

韜張本帥讀日率下同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敗鬻之採木為薪採草

菜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上時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

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勅浚

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於嵩渚之山發于層

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三月己亥朔

據武英殿
本二車字
當作東發
上補泉字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後唐紀二 莊宗

六

蜀檣机事
係明年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九

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

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積諫曰君臣沈湎不

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啟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謀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

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

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

州人也斌悲中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

王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

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顏

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

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深綺翻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

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

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

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

置匈奴須知新城縣非至涿州六十里勲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

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

作勃鬻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後唐紀二 莊宗 七

舅叔拜甥姪者

言舅拜其甥也

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

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

銓司吏部也選須時

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

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

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

號戶

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

帝不能正溫韜之罪

見上卷

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

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唐諸帝尊

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

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

新史唐臣傳事係明年檣同

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

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

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

上時

掌翻糧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

蜀主乃以光葆爲梓

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加楚

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

李紹真

唐旣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爲保義軍

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

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

立有寵於李繼韜

李繼韜之求世襲也

繼韜誅

見上卷

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

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

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

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謀攻

于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

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

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任帳前都指揮

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

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屢檄州縣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

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

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斂力陛下革故鼎新為

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

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

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稱舉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

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

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閩人擊之漢主敗走初胡柳

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

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汴入

見上卷上年 帝甚喜 臣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

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內梁園裁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裁接使國朝止各內

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

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

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賢之事帝自以為踐言矣可以為政乎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

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本紀三作二新史伶官傳同蓋除周匝不數也

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

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 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

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

為諸道僭竊者尚多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

乏者多 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

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

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

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

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

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日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

綱目為下有今字紀事本末陸本並同

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
 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
 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
 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
 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
 吾皇廻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
 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
 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
 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
 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
 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祿之言十
 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
 之今並從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
 蜀書年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
 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
 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

目錄城浚
 倒本紀云
 修濟池隍

衍童駮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駮語駮翻遠于
願翻昵尼質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譖諛專
翻比昆至翻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君臣上
 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
 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帝以潞州叛故
 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
 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
 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
 是亦死於亂兵防患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於幽州李存審受宣武
 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言以節度

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

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梁當知

爾父起家如此也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

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

多為所掠壬戌以李繼曠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問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

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

張廷蘊傳
泊作憇

金亦已老矣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莫

間古莫翻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

城而上帥讀日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

明比必利翻及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

子礫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礫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

命夷之夷平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

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

德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

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息

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為汝求昏

為于為翻下為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

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日促比起顧

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

劉后之妬悍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

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秋

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

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梁所決河連年為

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甲辰命右監門

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

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勃海時為

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特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

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

地燕於賢翻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

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日率乙亥以長直

馬軍使林思鏐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租

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惚許昉翻音忽治直之翻景

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

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

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讓闡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

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

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

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

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帝復遣使者李

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癸卯帝獵

於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

伏於叢薄草聚生日叢草木交錯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

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使吏

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獵

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容也夷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

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蜀前山南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

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

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

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勗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延近事時以梁為偽廷黜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

牒觀察使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

雖有此

敕竟不行

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辨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耻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各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

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

由從繆意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

鎮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畧曰日月所經星辰蓋為黃

道鑾輿所止井徐温自金陵來朝白沙楊子縣地五邑皆為赤縣李之未改楊子為

承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楊州永貞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

為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先是温以

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薦翻

虔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顯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温親任之翟直格翻

至是王對温名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

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

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欲也求也温頓首謝罪

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十一

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錄

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

唐國通好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九

月還從宣癸卯帝帥親軍獵於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

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命從官拜梁太祖

墓梁祖帝之仇讐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涉歷山險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

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禱丙午還宮蜀以唐修好罷威

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丁巳賜護國節度

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

勝衣者即拜官

勝音升

寵冠列藩

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

矣能無及乎冠工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

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十

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初格之得罪

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中書吏王魯柔

乘危窘之

窘深隕翻

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

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

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

免禍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蜀主侍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圈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

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

契丹

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

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醑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

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

疆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

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

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疆其兩翻復扶又翻

明日命翰林學士趙鳳

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

往來問遺不絕遺唯季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

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

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為子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

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

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

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為京城延瓊以外

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

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眾之所

庚午復書

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

州為非都太原為西京尋廢非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非京嵐盧合翻辛卯蜀主改

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

主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

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

宗智宗平皆罷軍役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

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温之弑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

書之以見魏州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時以魏州為興唐府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

禦決河遙隄者遠於平地為之以捍水治直之翻初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

禦契丹時也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

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

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

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

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

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毘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

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

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帝立命兩虞候毀之

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日左右兩虞候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

不祥莫大焉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驚悍而不可回也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李紹

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父子為虜幽州亦為虜有矣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敗補邁翻

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

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二人兩易節鎮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

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

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侍從才用

翻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

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

南通淮泗北接滑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

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

蓋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

直趨大梁成朕帝業為于偽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

梁事並見上卷元年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

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

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漢主聞帝

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覘丑

又丑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宣翻言帝驕淫

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復扶又

國外患者國恒亡漢主既知唐帝性剛好勝好呼

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踈忌宿將

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

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得為于乃

明宗紀內
牙倒此從
末帝紀

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石門鎮即唐之

橫水柵帥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上時掌翻申者重也

重白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

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

者李嗣源為中書令蕃漢內外皇家子弟皆不及也

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其亦自知為伶宦所忌乎己酉帝發興唐自德

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此即帝自言我於十指上得天下之故態也樂音洛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

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

之符水厭祝巫覡挾術以欺世者為之攘却也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

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年號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

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

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

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還從宣翻

又如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

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謂魏

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于庚申帝至洛陽辛酉詔

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之初

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

目錄充作實庭作宮伶官傳同

太平御覽
麟介部引
後唐史云
誠惠自號
降龍師
綱目不拜
下有獨郭
崇輜不拜
六字陸本
同

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
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
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
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貴鄉縣屬昌
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有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
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時與唐
縣並置於郭下與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
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
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
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朔日

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

天龍降戶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

子拜之帥讀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

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

旬不雨或謂誠惠謂者告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

官謂莊宗誠惠逃去慙懼而卒史言異端率庚寅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

二年正月太后常忽忽不樂樂音雖娛玩盈前未嘗解

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

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

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

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

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

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

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

郭崇韜傳
宮上有兩
字

翰權知軍府事。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帝
苦溽暑。溽，儒欲翻。溽，暑濕熱也。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稱尺證翻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
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今日官家曾無避

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

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

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為于偽翻恐陛下雖欲營繕

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經費謂國之經常調

度其費仰于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語牛倨翻今

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

甲乘馬。被皮義翻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

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勅渠京翻

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

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

時，則暑氣自消矣。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居養之移人可謂婉切，其如帝不聽何。帝

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

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卒子恤翻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

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

帝不聽。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英鎮

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

案目錄辛卯晦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

道遺唯季翻下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

子為嗣以父子血氣所屬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

省悉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

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

宦請托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

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伉苦

惡鳥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后與伶宦

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

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祔

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

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

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

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

南兼勅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

畿祔葬代州理未道路泥濘濘乃定橋多壞帝問主

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下戶

榜音彭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

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

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

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

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

門遠近寃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丁亥遣吏

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

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官

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漢

州三學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

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

諂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益世奇木雖孫

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

倫不可信也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衆舉

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離力魏

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安

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

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

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

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曦充都

本紀無下都字世襲

通鑑卷三百三十三 後唐紀二 莊宗

三

傳同全唐
支有都字

通鑑卷二百五

後唐紀二

三

本紀府作
衙紀事本

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

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

斬所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李紹琛康延孝也皆降

唐賜姓名陳讀日陣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

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

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

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唐末之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都統置中

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

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

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

七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

乃霽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事見

二百七十卷梁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

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帥所類翻又薦鄴都副留守

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

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

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

遺唯季翻韓昭諛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

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眾皆

末同本

紀云自七

月三日大

雨至九月

十八日與

此條合然

本紀於前

六月壬申

條書自是

大雨至干

九月五行

志亦作六

殆有九月

之差

安重霸傳

云以花木

通鑑卷二百五

後唐紀二

三

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上時掌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照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羗胡地多瘴癘萬眾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翻罷讀日鳳翔久為仇讐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離力智翻秦皇東狩鑾駕不還見秦紀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見隋紀蜀都疆盛雄視隣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

全唐文李勢劉禪二

句互位

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八卷魏元帝

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

汝表俟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當使獄吏字字問汝

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

焉故銳意欲行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

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父至

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父見利則進懼難則

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人心易搖易以宜斬

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薊州人也薊音癸

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

王承捷告唐兵西上

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進兵攻蜀為西上上時掌翻

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

沮在呂翻

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

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

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

使周彥禎等知不能守亦降

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

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

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各故鎮非

今之故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

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

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

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

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岌竭鳳

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

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

一決者一決戰也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

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

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

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

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

是日崇韜入散關崇之日也蓋即丁丑

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

復扶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

四州州印

及武興節度使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

綱目復得
倒紀事本
末陸本立
同下字衍

紀事本末
無李字陸
本同

本紀八千
作一萬二

千此取郭崇韜傳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後唐紀二

五

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

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

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

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

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

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

兵自綿漢至深渡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千里

相屬屬之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龍武糧

事見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

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

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展

之翻棧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

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

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郭崇韜以唐景思攝

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

州二百一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三泉縣

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蜀兵大敗斬首

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

食優足優饒也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

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

本紀十五萬斛作三

十餘萬崇

韜傳同

音錯

陸本無李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後唐紀二 莊宗

五

斷音短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

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泉之敗也李紹琛晝夜兼

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蜀武德留後宋

光葆遺郭崇韜書遺唯季翻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

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昔蒲昧翻宋光葆謂蜀為本朝

朝直崇韜復書撫納之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

以梓綿劔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

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渠州

縣唐武德元年置麟州八年州廢以麟山縣屬渠州

當是蜀復置麟州也麟當作麟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都督府階州刺

紀事本末
王上有兼
待中三字

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

皆望風欵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

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

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劔

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且翻願與公俱西

言自秦州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

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

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以

才用翻上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蜀

秦隴見二百六十九若從開府還朝朝直誰當守之

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之為于偽

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

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

使王宗泐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

抄楚交翻

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

此自秦州

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泐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

重霸遂以秦

隴來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

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

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鑱斷

江路

斷音短

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

鑱不能進退

絙音掛

矢石交下壞其戰艦

壞音怪

季興輕

舟遁去

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豈易人哉為後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

既而聞北

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郭崇韜遺

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

遺唯季翻

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

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芳鎮芳都聊翻

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

探吐南翻

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津藩土井有恪同拔中村忠順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兆閏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
 於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為名蜀主妃嬪中作回鶻隊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莊宗 同光三年乙酉

入宮効回鶻曳隊以入宮也 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做唐宮之制意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

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為蜀所斷 昭武節度使林思鏐先棄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

昭武節度使林思鏐先棄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 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

至劍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 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

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 王宗弼

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 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

蜀構机云天啓宮

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使親吏于義興

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渝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圭淵翻 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

馬雷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 倉庫民

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其左故也 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

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

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 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于飄忽震蕩難以持久 乃與嚴乘馬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莊宗 二

紀事本末
宗上有王
字公首上
有曰字
或謂注疑
有誤

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歿者亦千餘人

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

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

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

也嚴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卷七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

可往嚴不從欬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

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

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

去樓櫓乘登也去羌呂翻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

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鎔

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錯口駭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

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

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

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

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迓嘉州刺史顧在珣及

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

死妓渠綺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

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

一本得作

舊史僭偽

傳至德陽

紀同此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後唐紀三

三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後唐紀三

三

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

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

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

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留漢州八

日以俟都統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

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街壁牽羊草繩繫

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衰倉回翻櫬初覲

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

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八上左補十字

僭偽傳升遷作昇仙

大順二年辛亥至是

年乙酉凡三十五年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異曰考

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

薛史之誤也節度西川為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

蜀都不與也陵資榮簡卯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

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

州而巳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

共以千萬計縉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七箸箸遲

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梁震曰不足

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安知

其不為吾福乎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

一本異本並無乎字

綱目紀事
本末陸本
皆同目
錄亡下有
而懼二字

通鑑卷三十三 後唐紀三

有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

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

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

軍事數所翻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樸橄相從樸蒲木翻橄蘇谷翻樸橄反咕聶於郭公

之門咕此涉翻聶而涉謀相傾害吾為都將帝命李

璋為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日莊宗

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

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度

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二部在尚

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

二旬崇韜為繼及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

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

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

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

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

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

之以軍法令之此崇韜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

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

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園時以工部尚書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

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

道監卷三十三 後唐紀三 莊宗

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

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長謁外牙門索然

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

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

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

使崇韜陽許之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與大兵

取西川及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為也蓋于時宗

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

意蜀帥讀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

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

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

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

崇韜互相疑貳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

會宋光祿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

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犒若

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

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

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錦里者舊傳斬宗弼係閏月己丑朔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後唐紀三 莊宗

紀事本末
無以字太
平廣記引
王氏見聞
記作何不
早降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後唐紀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

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街翻癸酉王承

休王宗洵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為始至成魏王繼岌詰之曰

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

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羗者幾人

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

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丙子以知北都留

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

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鎮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

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皆

曰非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

故段徊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

失可以改更更工衡翻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

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

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

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彥瓊本伶人也

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

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史彥瓊不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後唐紀三 莊宗

紀事本末
常作嘗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七

能守鄴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

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斬翻

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

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

而河南平

梁滅而河南平

雖賞賚非一而士卒特功驕恣無

厭

厭于

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

路塗潦漕輦艱澀

漕水運輦陸澀色立翻

東都倉廩空竭無以

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

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

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

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

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

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

自白沙至龕澗其地

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舍翻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

僵居良翻壞音怪

撤其室廬以為

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于漢宮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見賢通翻更工衡翻

長和驃信鄭

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於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

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唐未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

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

僭偽傳漢
宮作南海
新史南漢
世家同此
十國春秋
取滇志鄭
旻作鄭仁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七

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
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
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恐爽王寶督彌勒恐爽董德
義督爽長垣緯恐爽楊希燮等所署有采牋一軸轉
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
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

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

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

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

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

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

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

賜王衍詔畧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

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庚子彰武保大節

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

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

武留後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

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

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辛亥立皇

本紀宗室
傳並存
在存美上
新史家人
傳同此
毛本又作
義案宋人
避太宗諱
改義作義
若馬全義
劉光義之
類並立以
作義為是

表已為帥
本傳係諸
崇翰則與
前後文相
應似可從
者

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
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郭崇韜
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驟
馬亦不可乘驟食陵翻騞馬也以喻宦官史昭曰况
捨音戒俗呼扇馬為改馬即騞馬也况
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
呂知柔時為
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
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
然天子使之
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鳥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
臣將命于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

臣將命自唐開
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
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
請表已為蜀帥帥所類
翻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
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
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
下語之同后泣訴于帝請早救繼岌
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
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
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

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

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

又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將

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為于

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

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

所置亦內諸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

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

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彥珪見皇后

紀事本末
上上有主
字

說之曰說式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

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夫成敗之機

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

百一十六里見皇后復言于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

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

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

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

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

韜之死也恐崇韜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

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鈔鐵殷用軍都判官

高郁策

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

鑄鉛鐵為

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

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于使民而民勸趨于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吳越王鏐遣

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

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明宗紀電
作電此取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名邈信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

新史二百
七十六卷

名嗣源即位
後改名實

天成元年

是年四月方收元見下卷

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

繼躒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侍與帝故舊且有

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于河上汾晉無後

顧之虞以帝待之厚亦以此苦諸伶宦求旬無厭厭

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軍起以為

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

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僭疆於蜀

者從才用翻僭其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周紀三 明宗

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
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
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

癸亥繼麟入朝為繼麟得禍張本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

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
留已定

也 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

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豐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

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

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

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擲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擲則瓜翻郭崇韜蓋與二十人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

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

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

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

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
中書省印以

印敕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澄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
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魏王通謁李延安獻

耆舊傳云
甲戌至

案混同江
注于北海
鴨涿水注
于東海水
源雖近流
委極遠胡

氏以為一
水蓋受杜
佑之欺下
卷十四葉
背準此
郭崇韜傳
云廷說誅
于洛陽廷
讓誅于魏
州廷議誅
于太原蓋
各就其所
在誅之也
注以為皆
在洛陽者
失之舊
史莊宗紀
攷證云據
雲谷雜記
唐末藩鎮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後唐紀三

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

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

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

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

事可見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

有蜀犒大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契丹

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

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

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

涿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

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於是朝野駭惋朝

廷廷翻惋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

王存又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又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去羌呂翻言辭怨望

庚辰幽存又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又連謀宦官

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

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

私第在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

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

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

入朝館舍
皆稱邸第
似無庸要
易其字通
鑑仍從是
書作第
注元年上
宐有同光
二字

莊宗紀誅
七人係丁
亥晦甲申
先其三日

通鑑卷二百六

後唐紀三

四

見二百七十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

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

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

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

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

日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

人別彼列翻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

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

語也紹奇亦為之慙為于偽翻慙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

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窘窘渠隕翻妄

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

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

屬之欲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

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嗣源曰吾心不

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

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

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

以是得全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

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

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

莊宗紀作
震

通鑑卷二百六

後唐紀三

五

據目錄及
莊宗紀朔
字當刪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効死張本

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

止常差中軍一舍二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日率二月

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代郭崇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晟知領翻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即踰亮翻

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

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

岌自王於蜀王于况翻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

監軍殺朱建徽瀘時連翻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

莊宗紀言
作知

馬出城不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職又訛言云皇

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

事人情愈駭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有可疑可駭者訛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楊仁

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

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力

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

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

家咫尺不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

五里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

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明宗

拒之皇甫暉銀槍效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安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

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

不從又殺之校戶教翻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

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示以楊仁

最及小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焚掠

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

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剽匹妙翻壬辰晚有自

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

史彥瓊亟紀力翻急也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

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

案壬辰五日

日六日癸

巳舊史自

有明文明

氏為上文

一朔字所

誤耳亂軍

日行五十

里哉末計

事本末莊

作減夜下

宗紀夜下

有三夏二

字

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

日五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為備未晚

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

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

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鐸募勁

兵千人伏於王荄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

後可撲討也撲音木翻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

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

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

賊呼聲呼火故翻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

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即位于魏州

通鑑卷之三十四

後唐紀三 明宗

三

以牙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

為宮城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

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

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客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帥讀再拜請罪在禮

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

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

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

留鄴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

以聞使疏吏翻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

至洛陽自鄴都逃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

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帝許

之令條上方畧上時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

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

可辨也紹榮元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

千詣鄴招撫將即亮翻下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帖驛誰門

乎復扶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

又翻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武連漢梓

康延孝傳
至武連係
癸巳癸巳
先丙申三

潼縣界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

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

日一本
界作地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六

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

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于巴西唐屬綿州九

域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白曰魏州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

東五十里有東西井井西為涪縣界井東為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

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

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

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

公也犄居蟻翻謂朱友謙以蒲同附晉相為犄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

歸朝之後行及我矣朝直冤哉天平奈何紹琛所將

多河中兵將即亮翻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

王何罪闔門屠膾號戶乃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膾謂其家

悉誅夷也我若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言史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

之同罪而誅死決不復東矣復扶又翻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

琛至劔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

亂丁酉紹琛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

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

日間眾至五萬 戊戌李繼曠至鳳翔監軍使柴重

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啟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

後明宗復令李繼曠鎮鳳翔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

人斷桔柏津斷丁管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

一本異本
若作革綱
目紀事本
末皆同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後唐紀三

六

任國康延
孝二傳並
廷作延

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顯顯魚容翻監軍李延

安追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己亥繼及奏康延孝

得己亥奏報已至洛廣本己亥魏王至利州枯柏津

使夜來告繼及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及署任圍為

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庚子邢州左

使梁漢顯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據城自稱安

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即

辛丑任圓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

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

遣人以救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

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

紀事本末
救廷作詔

事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得免於死敢不

自新遂以救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

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

我矣因聚譟掠救書手壞之掠奪也守陴拒戰紹榮

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遣噍類噍才

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辰夜從馬

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從

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

相拒於得勝得勝即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

還挑徒了翻還從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

還宣翻又如字

通鑑卷二百三

後唐紀三 明宗

三

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
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
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
馬直諸校數所角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王溫
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
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
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若猶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
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
逆張本郭崇韜勳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

丁未先戊
申一日

洛陽 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
先悉 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既殺朱友
薦翻 謙故令存霸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
赴鎮以代之

目錄自
親莊宗紀

戊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帥讀日率後無繼者重霸
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朝廷患之日發
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
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還從宣翻李紹榮討
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
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
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後唐紀三

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帝
 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
 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
 總管進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若倚紹榮
 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
 內則李紹宏外則張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全義及在廷之臣
 延州言綏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為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慶曆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

一本及作

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呼為孟郎俗謂婿為郎也孟知祥妻太祖
 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
 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
 既浚壕樹柵為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避
 退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
 西川其審慎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非兵
 留戍計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
 須博考
 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
 貴者東少詩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行戶得選兵七
 百人以行兵不貴多而貴精也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
 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後唐紀三 明宗

三

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岌以任圜為招討副使以討

李紹琛故礪以募屬從圍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

先戰而却紹琛輕圍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

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

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

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狗於鄴都城

下而殺之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辛酉以威武節

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命王延翰嗣有閩土壬戌李

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

攻城詰去吉翻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

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

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

實錄及明宗本紀帥眾大譟帥讀曰殺都將將即亮翻焚營舍詰

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從亂者愈眾也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

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

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謂皇

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近從馬直數卒誼競

遽欲盡誅其眾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矯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

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

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

主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

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音環

宦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

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

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

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

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芮翻

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

收之藉慈夜翻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也在禮乃聽嗣源

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

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

兵出戰於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雒縣東鴈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

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州東北九十二里追擒之孟知

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

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禁翻謂曰公已擁

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

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

無罪族誅郭侍中謂崇韜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

朝耳朝直遙翻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

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
 乘侯弘實陝失冉翻 乘繩證翻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
 實副之為李肇等為孟 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
 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
 更始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 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遣左廂都指揮使
 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
 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
 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
 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

本紀言作
口綱目同

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
 之鎮兵蓋鎮州兵也李嗣源本鎮鎮 州故其兵相帥歸之 帥讀日率由是嗣源兵稍
 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欲歸鎮 州也上章待
 罪上時掌翻章 表也奏也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
 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
 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 己所以退師者以嗣源
 入魏與賊合也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
 言耳不若星行詣闕星行者戴 星而行也面見天子庶可自明
 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 喻翻遇馬坊使康
 福後唐起于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 戰置馬牧于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

康福傳小
下有坊字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後唐紀三

三

以并代之鹿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
宦官為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
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
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
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州勿翻平盧節度使符習將

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

楊希望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三里習

懼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

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

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

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先誘而殺之勅渠

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京翻誘音酉

本傳云諡
曰忠肅莊
宗紀云庚
申薨

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據城
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帥讀曰安登

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安登

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

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

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

嗣源非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腹刻軍糧腹息緣翻縮也

減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

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恐翻懼

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集聚也上即欲從之

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後唐紀三 明宗 三

家人傳云
論于延英

通鑑卷一百四

後唐紀三

三

在天人如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宰相又於便

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屬之須臾出糶具及三銀

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

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嗚呼皇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李紹榮自鄴都退保

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

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

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

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

曰公等既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不欲

行不能請復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

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

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

恙乎將即亮翻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

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

公宜引大軍亟進亟紀力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

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誠

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康義誠胡

人獷直觀此言可見也為義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

通鑑卷一百四 後唐紀三 明宗

三

莊宗紀同
光三年四
月癸未以
兗州節度
使李紹欽
為鄧州節
度使本傳
亦載其事
據此泰寧
當作威勝
知溫四字
贅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三

三

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

即王晏球

泰寧節度使李紹欽

即段凝

其州刺史李紹英

即房溫屯

瓦橋

以備契丹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

軍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

宋保州治清苑蓋又

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

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

安金全有却梁嗣兵全晉陽之功

源家在真定

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

虞候將王建立先殺

其監軍由是獲全

為嗣源以王建立鎮

建立遼州人

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李從珂

水見上卷同光三年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

府九域志孟縣東北至鎮州一百里

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

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

瑋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

殿丁練翻

於是軍勢大盛嗣源

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河北蓋悉從嗣源矣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

將騎兵扼河陽橋

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

帝乃出金帛給賜諸

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

給賜

事已至此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之不可守

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

已殍死得此何為

詭古候翻又許

甲戌李紹榮自衛

州至洛陽帝如鷓店勞之

薛史作耀店

紹榮曰鄴都亂兵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三

三

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

李紹榮所

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長伯翻

願陛下幸關東招

撫之帝從之

關東謂汜水關以東

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

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

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

少詩照翻

帝乃遣中使向延嗣

向式亮翻

齋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

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敕又用御寶

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措

去行字改為家字

措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

由是蜀百官及衍僕

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

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

族誅

降戶江翻

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

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

東

將即亮翻

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

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

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

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

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

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

召嗣源嗣源必不敢前

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

迹得其死矣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

度使留後傅瓘監國

衣于既翻監古銜翻

吳徐溫遣使來問疾

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

也胡丑廉翻強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

鏐而止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鏐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臨

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

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帝

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辛巳李嗣源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

數船取以賞軍此蓋青兗上供汭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者爭舟行

營馬步使陶玘斬以狗從才用翻玘墟里翻由是軍中肅然玘

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

會於胙城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

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非輸密款於嗣源

綱目使下
有人字紀
事本末同

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

先是悉薦翻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

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

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

是日帝至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

使姚彥温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

兵本皆汴人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

賜而遣之彥温即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

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

欽賜姓名李紹榮復扶又翻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蒲殊翻

莊宗紀師
下有是夜
復至汜水
六字綱目
紀事本末
竝同塘紀
唐作塘紀

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

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

十里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在呂

浪翻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

兵二萬五千從才用翻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

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鬻子

谷劉昫曰鬻子谷在成臯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臯縣道狹每遇衛士執

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

五十萬適報猶言近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

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

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索山客翻內庫使亦

之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闖豎輩也抽

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

吝財事見上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

忍待也因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

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甲申帝

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

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今致吾至此

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

死報因相與號泣號戶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

道在血衣二卷二日 卷三十一 明宗 三

敬塘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

李嗣源在河非時奏

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言也渡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

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

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哉

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

丙戌宰相樞密使

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

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且東行

今以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津藩石川之聚同校

